

我們來談上進

追求上進，是一項遷移的過程；除了你自己，無人可以代替。因此，首先得對自己現況不滿足。

如果你感覺屬靈的情形還過得去，即使是不十分滿意，但對於熟悉的環境，感覺安適，以為一動不如一靜；你甚麼都不想做，沒有誰能作甚麼。

上進，必須相信接受神的呼召和引導。聖經中信心的祖宗亞伯拉罕，所能記憶的許多世代，祖居在迦勒底的吾珥。忽然那麼一天，神給他另一個遷移的方向，往未可知遷移。他信而遵行一開始向上的旅程。

主吩咐使徒約翰，寫信給老底嘉教會。其實，那教會未可厚非，我們可以仔細讀下去，主並沒指責他們有甚明顯的劣蹟。這樣的教會，在任何世代都很平常，太平常了，你不能說他有甚不對。主說：“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也不冷，也不熱；我巴不得你或冷，或熱。你既如溫水，也不冷，也不熱，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”（啓三：15, 16）主所厭惡的溫水反應，就是對於主旨意的淡漠。如果誰陷入那樣的境地，必須求主憐憫。

希伯來文 *Aliyah* 這個字，是“往上”的意思。在使用的時候，常被加以道德的涵義。至 1948 年，以色列建國，歸回生活在巴勒斯坦故土的人，就稱為“愛力耶”；反之，離開那裏的人，稱為“逸落達”（*Yerida*）。

在聖經語詞，因為耶路撒冷地勢較高，所以說“上去守節”；至於“下耶利哥”，則不大算為稱讚。這相當於華人說“上進”，是值得嘉許的。甘趨下流，不是稱許的話。不過，人生來有一雙腳，在正常情形下，是應該向上走。只是以色列人嚮慕外邦文化，進口偶像崇拜；既然在神給他們自己的地上，事奉外邦神，神就讓他們被擄，過另一種的生活—在不屬於自己的地上，事奉外邦人。嘗了墮落的苦果，經歷給他們真知識，才知道恩典的可貴。這樣，在沒有驅迫的情形下，向往歸回故土。先知得聖靈感動，預言說：

末後的日子，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，超乎諸山；高舉，過於萬嶺，萬民都要流歸這山。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，說：“來吧！我們登耶和華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；主必將祂的教訓我們，我們也要行祂的路。...”（賽二：1-3）

一般水流就下，“萬民都要流歸這[錫安]山”，是相當不容易的事。華人也有話說：“為善如登，從惡如崩”，可見上流不容易，非人力所能為，必須是聖靈的工作。

基督徒“上進”，須心志正，不是像時人“往上爬”，更不可奔競鑽營。左宗棠給兒子孝威，孝寬家書說：“所貴讀書者，為能明白事理，學作聖賢，不在科名一路。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，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；若是徒寫一筆時派字，作幾句工緻詩，摹幾篇時下八股，騙一個秀才，舉人，進士，翰林，究竟是甚麼人物！”說得是理。

祝主憐憫我們，願意作靠主“有力量，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，這人便為有福。”（詩八四:5）阿們。

緊急呼求

我在急難中，呼求耶和華，
祂就應允我。

耶和華啊，求你救我

脫離說謊的嘴脣和詭詐的舌頭。

詭詐的舌頭啊，我要給你甚麼呢？

要拿甚麼加給你呢？

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的炭火。

我寄居在米設，住在基達帳棚之中，有禍了！

我與那恨惡和睦的人許久同住。
我願和睦；但我發言，他們就要爭戰。
詩篇第一百二十篇

行向上的道路，必須有急迫的心，不能有遷延怠惰的意念。首先，立意後不久，就產生危機感，發出緊急呼籲——不是求主慢慢修正，使他能夠進步；而是以為自己在急難中。

甚麼事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？“求你救我脫離說謊的嘴唇，和詭詐的舌頭”！

這是說，在開始走錫安大道之先，必須要站的正直。說來似乎簡單，中庸說：“唯天下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”這是完全明白自己。又說：“誠者，物之終始：不誠無物。”所以人得知道自己的境況，是在虛謊的文化中間；因為人在魔鬼的管控之下。耶穌是最偉大的教師，祂指示教不能行的癥結根本所在：“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？無非是你們不能聽我的道。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；你們父的私慾，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——因他心裏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於自己，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”（約八：43, 44）

人必須得歸向神，重生得新生命：“神是靈，所以拜祂的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。”（約四：24）

“在你的光中，我們必得見光。”（詩三六：9）

在黑暗中的人，以為口舌是小事

先知以賽亞蒙神的呼召，在聖殿中，見到異象，耶和華向他顯現。他首先自己承認口舌問題。據先知自己記載：

那時，“禍哉，我滅亡了！因我是嘴唇不潔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。”有一撒拉弗，飛到我跟前，手裏拿着紅炭，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；將炭沾我的口說：“看哪！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惡就赦免了。”（賽六：5-7）

然後，以賽亞才可以奉差遣作神的口（8節）。可見神對於人的口是多麼的重視。

“禍哉！我滅亡了！”先有危機感，才有使命感。

先知在奉神的命說話以先，必須先學習會聽：“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，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。”（賽五0:4）

先知耶利米幼年蒙神揀選，作神傳話的器皿：“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：‘我已將當說的話賜給你...’”（耶一:9）從此，少年耶利米傳揚神的話，達到列國的人。

言語是從心發出，“言為心聲”，所以我們不能推諉言語的過失是小事，輕易可以寬恕。

口有重要的功能：“人心裏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裏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”（羅一0:10）

米設是小亞西亞北部的一個民族，民性強悍。基達是以實瑪利後代的族群，在約但河東，游牧射獵。神的百姓住在他們中間，受苦麻煩可想而知。也可能表明是離開神遙遠的情形，須要歸回。外邦人的文化是恨惡和平，好戰的文化。

一般大概會同意，最嚴重違背律法的事，是殺人；因為人被殺，不能使他復生；無論如何賠償受害者，賠不能補。因此，被視為重大罪行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不過，在613條律法中，有一項類似的罪行，常被忽略，而且很多人會犯，甚至還會習以為常，就是：“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；也不可與鄰舍為敵，置之於死。”（利一九:15）

乍聽來“往來搬弄是非”，似是輕描淡寫，一般稱之為“閒話”，或“長舌”；西人叫“壞嘴”（To Bad Mouth）。想想看，你可曾聽見誰在閒談中說：“某某作人很好，作某事很高尚，我們應該效法他！”實在說，那會不夠鹹，人家聽來乏味；所以常是“閒話多論人非”！更有人會以為是小事“無傷大雅”。人生來說話一張嘴，聽話是兩隻耳朵，少數服從多數，是難免的。不過，小事傳開來，造成的傷害，可能會很大。只需稍加添些惡意，或對人嫉妒，就會發酵起來，雖不流人的血，照樣可以置人於死。律法把這兩樣放在一起，表示流言和流血，同樣會造成不可能復原的結果。

有個猶太人的故事：某人散播一位拉比的閒話，後來感覺不安，去向受害人認罪。拉比要他拿羽毛靠枕，出去高處打開，迎風散播。他如言照作了。拉比再告訴他，現在你去再把羽毛收回來。他說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！”拉比說：“言出如風，你說的話，造成傷害，正如散出去的羽毛一樣，要想再收回來，也是不可能的。”

惡意傷害人的言語，有謠誑：“讒謗”（詩一〇一：5 耶六：28 九：4）；“搬弄是非”（利一九：16）；也有本意不是傷人，“往來傳舌”（箴一一：13）等。這些都能毀壞人的名聲；他就不再是所代表的那個人；這樣，就近於毀滅了那個人。

任意弄舌的人，不僅破壞人際關係，使社會沒有和睦，也破壞與神的關係。寄居耶和華的帳幕，和住在祂聖山的，是“行為正直，作事公義，心裏說實話的人。他不以舌頭讒謗人，不惡待朋友，也不隨夥毀謗鄰里。”（詩一五：2, 3）

有個以東人多益，甘心為掃羅的殺手。他官居掃羅的畜牧長，長於管牲畜，在牧羊事上可能向大衛請益；那時的宮廷僚屬不太多，得巴結王的女婿，仿佛是朋友。但他見到大衛失歡於王，見風使舵，就說他的壞話（撒下二二：9）。大衛說他：“你的舌頭邪惡詭詐，好像剃頭刀快利傷人。你愛惡勝似愛善，又愛說謊，不愛說公義。詭詐的舌頭啊，你愛說一切毀滅的話。”（詩五二：2-4）

聖徒順從聖靈而行，得管住自己的嘴；要不就不說話，要說就說誠實話，並謹慎言語選擇。“你們要棄絕謊言，各人與鄰舍說誠實話...污穢的言語，一句也不可出口，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的人得益處。”（弗四：25, 29）。又說：“淫詞，妄語。和戲笑的話，都不相宜，總要說感謝的話。”（弗五：4）或許似有些缺乏趣味，過於拘謹古板。其實這裏以為不合聖徒體統的，是低級趣味的話，並非沒有幽默感。有一本書基督的幽默，說明基督是有幽默感的。“戲笑”是沒有積極教育意義，顯弄小聰明，損人，幸災樂禍，嘲人愚拙。此類言語是使徒所使徒所禁止的。在積極方面，又勸勉說：“凡是真實的，可敬的，公義的，清潔的，可愛的，有美名的，若有甚麼德行，若有甚麼稱讚，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。”（腓四：8）明顯是應該稱說鼓勵的。

論到為神代言的，不僅應該謹言，還必須慎行：“真實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裏沒有不義的話。他以平安和正直與我同行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，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，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，因為他們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。”（瑪二：9, 10）神的僕人不但是一言九鼎，更是傳神的信息。

神對於人的話極有興趣。“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，耶和華側耳而聽，且有紀念冊在祂面前，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。”（瑪三：16）

耶穌還說：“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，就發出善來；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，就發出惡來。我又告訴你們，凡人所

說的閒話，當審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來。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；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。”（太一二:35-37）

有一種錯誤的邏輯，就是以為只要說別人都不對，就表明我對了。其實，可能有多種的錯誤，對的只有一個，卻不是你。儘管用不同的掩飾藉口；敢於獨具卓見，擇善固執，仍然有走錯路的可能，事實可以證明，所謂“基要派”，該知道最基要的真理，就是愛。

天國降臨最明顯的旗幟是愛。那時，真恢復到起初的境況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相信嗎？快樂的境域，就是只聽見清潔的言語，惟獨頌讚主救主至高的神。

神藉先知預言：“那時，我必使萬民用清潔的言語，好求告我耶和華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事奉我。”（番三:9）

現在，我們就可以學習，言語統一，信息統一，心才可以同一，行動才可以同一——“若吹無定的號聲，誰能預備打仗呢？”（林前一四:8）在屬天元帥的麾下，順從號令，就能夠打美好的勝仗。

天國的實現，不是現在世界上的政權，是由基督作王統治。猶太的餘民也必歸回，悔改仰望他們一度棄絕的主。

“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必不作罪孽，不說謊言，口中沒有詭詐的舌頭；而且吃喝躺臥，無人驚嚇。錫安的民哪！應當歌唱；以色列啊！應當歡呼。耶路撒冷的民哪！應當滿心歡喜快樂。”（番三:13, 14）

在天國實現之前，首先該有的品德，是預備自己合用的舌頭，可以讚美主；也禁止舌頭，不破壞和睦。

幫助何來

我要向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
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
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，保護你的也不打盹。
保護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覺。
保護你的是耶和華。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。
白日太陽必不傷你；夜間月亮也不害你。
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。
祂要保護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
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
詩篇第一百二十一篇

在以色列，很難有看不見山的地方，在往錫安大道附近更是如此。對於遠離家鄉的行路人來說，想到需要幫助是自然的事。

人，脆弱如同蘆葦，很容易被外力摧毀，壓傷；在思想上，也會被人影響，真是獨立不禁風。所以人常尋找個“靠山”，作為自己的支持。

你要仰望那巍巍的高山嗎？那不過是受造之物。會有一天，悲悼泰山其崩，喬木其摧！倒塌成為平地，甚或經歷滄桑巨變。作地質考察的人，常在山上岩層中，發現已經石化的久年貝殼，是地上變化的見證。這充分說明，人以為堅固的東西，仍然是靠不住的。你以為可以託以終身的，眼看他倒塌了！

我曾去華盛頓州的聖海倫山，看見地震過後，巨木散倒在谷地，像是凌亂的牙籤。我收集了一小瓶火山灰，誰能夠想到，那是從皚皚白雪覆蓋的岩石下，噴吐出來的污穢？那曾是築成所仰望山的一部分，如今竟然把來踐踏在腳下！那曾經枝繁葉茂，蔭庇過旅人歇息的樹，給連根拔出，無力的臥在澗底，溪水浸沐着樹梢。

“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！”

在朝往錫安的行旅群中，包括沒有知識的小民，來自加利利的窮鄉鄙野，在湖中撒下希望，網取微利的漁民。

這些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，他們有共同的認識，有共同的信仰——造天地的耶和華。

雨水止住過去了。春天來臨。路旁的野花綻放，萬紫千紅，是神慷慨的為他們鋪設的地毯，從腳下延伸到天邊。野地的百合花，披戴着鮮艷的衣裳，一稈稈，從新綠的草叢冒起；有的還生在荊棘中間，可沒有誰能阻礙他們的歌唱。

有時，得經過撒瑪利亞人村莊。他們對面向耶路撒冷的旅人，常是吝惜於表達善意，不肯接納他們留宿。還會常聽到抱怨：“基利心山上的祝福已經足夠了，為甚麼必須堅持到錫安？”當然，嘴生在各人頭顱上，這樣不友好的話，並不違背法律。為了這個原因，許多人寧可繞道約但河外，免得這般不愉快的應對。不過，東岸也有房舍不足的問題。無論如何，房舍不夠寬，人的心不夠寬，曠野總是向所有的人敞開；即使沒有自己的小帳篷，幕天席地，也不失為美好的經驗：夜晚仰望幽深藍色的穹頂，群星仿佛是夜間的宿衛，他們在無聲的唱着：“白日太陽必不傷你，夜間月亮也不害你！”曠野乾熱烈日炙人，神作祂子民的雲柱；古人相信滿月的引力，會使人顛狂失智；但神作祂子民的保障。夜籟寂靜，孩子們也都安睡在大自然的懷抱裏。

耶和華是我們的倚靠。一路行來，祂不使你失腳。如果眼睛注定正確的方向，就不至於跌倒受傷。

耶和華是我們的保護。搭建住棚節的棚，要使用樹的枝葉，一定要使棚裏的人，可以仰視夜空的星光，神注視的眼綫——保護你的必不打盹：保護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覺。剛上路的時候，少年人歡欣奔騰，但總有疲倦的時候來臨，眼皮發沉。“永在的神耶和華，創造地極的主，永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”（賽四〇:28）

放心安睡吧！明天還要走更遠的路，登山的路。

路，並不都全是寬闊的坦途；有時也得走崎嶇狹窄的山徑。儘量貼近山邊，但也不用怕臨懸崖——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。

我們的智域有限，眼界狹窄，所以對於未知的前途，有許多憂疑和焦慮。主以無限的溫愛，引導保守我們，如同母雞帶小雞一樣：“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；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。祂的誠實是大小盾牌。”（詩九一:4,5）似乎是意猶未盡，或是怕我們的記憶不能盡數，還說：“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，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。”（詩八四:11）這可以稱為“傾囊盡授”的應許——“尋求耶和華的，甚麼好處都不缺。”（詩三四:10）包括一切今生和來生的應許。“神為愛

祂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”（林前二：9）

這裏多次的反復申述，似是說“進入神的國要經歷許多的艱難”（徒一四：22）。但神的慈愛必然保守你，出入平安，回到你的家；而且保守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的天家。所以要學習倚靠主的幫助。阿們。

同路人

人對我說：“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！”我就歡喜。

耶路撒冷啊！我們的腳，站在你的門內。

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。

眾支派，就是耶和華的眾支派，上那裏去，

按以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。

因為在那裏設立審判的寶座，

就是大衛家的寶座。

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

耶路撒冷啊！愛你的人必然興旺。

願你城中平安。願你宮內興旺。

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，我要說：

“願平安在你中間！”
因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，我要為你求福。
詩篇第一百二十二篇

旅行的人，常不願意獨來獨往，要找個旅伴。現代有大眾交通工具，還比較安全些；在古時，特別是徒步跋涉，疲勞且不必說，倘或遇到病傷意外，有人彼此照顧，總是很好的事。上行，自然是很容易累，有時感到路途比實際更為漫長，手無力下垂，腿也發酸，不免灰心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可真會需要誰肯拉上一把，就是行在前面的人，仁慈的回頭看上一眼，拋一朵微笑，也是好事。

以色列雖然疆域狹小，但總是比彈丸大得多。從但到耶路撒冷，要走上三天；按照律法規定，一年三次要上去守節期。長途無聊，最好約上家族親友或熟識的人，路上可以談笑解悶；有時男人們走得快先行，還可以瀏覽風光，談他們的漁獵生涯，或聖經上的事，讓婦女孩子迤邐慢行。

終於到達。

腳站在耶路撒冷的門內，不僅是卸下一肩的疲勞，那分輕鬆愉快，終於到家了；還有屬靈的歸屬感，與夜宿客店，有極大的不同，這才是真正的歸宿。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”。可再真實不過了。

在家裏，自然“審容膝之易安”，得以完全放鬆。你不必再為身後的腳步聲緊張，熟悉的環境，免除查看可能隱藏的危險。當然更無須憂慮盜賊的劫奪。你可以卸除疲勞，即使感覺酸痛，也不妨說出來，也犯不着為盤纏用罄，囊中金盡，無須擔心被掃地出門。

在救恩的門內，與“門外漢”大有不同。從城內看向外面，不再是斷垣殘壁，更沒有野狐餓狼在張牙舞爪，而是連絡整齊，不同的支派，不復勾心鬥角，相咬相吞，而是同有一個目標，敬拜以色列的神，稱讚耶和華的名。“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。”（林前一五：25）祂要作在大衛的寶座上，毀滅仇敵直到永遠。

凡愛主的人，都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記得：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以後，不肯守神與他們所立的約，沒有除滅異教的文化，就作了他們眼中的刺，肋下的荊棘。以致“不列在萬民中”的“選民”，被分散到列國，受盡痛苦。以後神憐憫他們，使他們歸回本地，卻不是復國；因為沒有神應許大衛的後裔坐在寶座上。他們受周圍諸國的恨惡，攻擊，沒有平安，只等基督，就是彌賽亞來到，作和平的君，以鐵杖

統治列國。耶路撒冷本來沒有活水江河，基督坐在寶座上，才有永遠的平安，從殿中出來，如江河奔流(結四七:1)。

世人是自私的，成功的領袖，絕不忘記“天無二日民無二主”可怕可厭的魔咒，不惜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！天路的旅人，總不會忘記別人，基督徒不容“自私”為同義字。他禱告的時候，想到“我們在天上的父”；生活和行路，時常想到“弟兄和同伴的緣故”，“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”。耶穌基督幼年的時候，就有這樣的存心，基督徒自然應該效法主，以神的家和同為家中的人為念。

在還沒有到天家之前，要習慣於作好旅伴，將來“在天父家裏有許多住處”(約一四:2)；不過，如果不好好相處，再多的住處也嫌太窄。所以要預備作好鄰舍。

祝神家常有平安，並且求神賜福。

仰望主的手

坐在天上的主啊！我們向你舉目。
看哪，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，
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，
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，
直到祂憐憫我們。
耶和華啊！求你憐憫我們，憐憫我們！
因為我們並藐視已到極處。
我們被那些安逸人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，
已到極處。

詩篇第一百二十三篇

行走錫安大道的人，是因為愛慕神的殿和祂的居所。經過長途跋涉，必然風塵滿身，手龜腳繭。但他們的內心，卻滿有喜樂。

到錫安的人，唯一仰望坐在天上永生的主。

大衛曾指着祂說：“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，
祂在我右邊，叫我不至搖動。所以
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並且
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
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

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
你已將生命的道指示我，
必叫我因見你的面，
得着滿足的快樂。”（徒二：25-28）

許多年後，在耶路撒冷的五旬節，耶穌的門徒中，有一個加利利的漁人彼得，和十一使徒，站起來見證，指出：群眾所舉目仰望的，就是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。

猶太人傳統仰望依恃的，是心裏說：“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”（太三：9），至少可以不入地獄。因為亞伯拉罕被稱為“神的朋友”（賽四一：8）；神既然曾在毀滅所多瑪城之前，看“朋友”的情面，差遣天使優先救出羅得家人，豈不也能破例救出不真誠悔改的人？聰明的財主，到了陰間的時候，遠隔深淵，望見拉撒路在亞伯拉罕懷裏；還希望亞伯拉罕能改善他的待遇，差叫花子拉撒路，走私些許涼水，緩解他火焰裏的痛苦；最低限度也打發拉撒路，從死裏復活，作特派宣教士，叫他的五兄弟悔改（路一六：24-31）。他的策略雖然好，但是未獲採納。因為他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。

當然，人也不能仰望大衛王，因為以色列國籍，給他特殊待遇。

事奉神，應該沒有性別的差異。在古代，不同的地區，對於女性都存有歧視，把他們當作是男人的附屬品，不具有獨立的人格。但這裏說：“僕人的眼睛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仰望主母的手。”是告訴我們，不論男女，都是神的奴僕，是主付出贖價買來的，是屬於祂的，要順從事奉祂，要在各人的身子上榮耀神。

因為“各樣美善的恩賜，和各樣全備的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，從眾光之父那裏賜下來的；在祂並沒有改變，也沒有轉動的影兒。”（雅一：17）我們只有仰望神。

晉京的行旅，多半不是囊橐累累的富足人，也沒有豪華的旅社可住，可能需要當地人的幫助；就是往同一方向的旅人，本該是一視同仁，沒有等分差別。但當他們看到言語粗俗，其貌不揚的鄉下人，不怎麼起眼，就難免有不同待遇。今天不也是有這樣的現象嗎？

十九世紀的歐洲，工業革命造成財富增發，階級差別，有一首“倫敦教堂”的詩，描述貧富的距離：

後面來了一個婦人，
懷着渴慕向教堂門裏張望，

生活殘酷的印痕，
刻畫在她病弱的臉上一
顯示着悲慘的三合一
罪壓，軟弱，和痛傷。

...與到處的盛裝相比，
她殘破的外衣使她慚愧—
“神的家容不下貧窮的罪人！”
她嘆息着蹣跚的離開。

作者浩屯勛爵 (Lord Richard M Houghton, 1809-1885) 是一位有心的教會改革者。他自己是貴族階級，可是對於教會裏宗教人，把世俗化的天平，帶進教堂，重富輕貧，實在叫人看不下去。那可厭的嘴臉，正是神所不願見的一“他們肥胖光潤，作惡過甚；不為人伸冤，就是不為孤兒伸冤，不使他亨通，也不為窮人辯屈... 國中有可驚駭，可憎惡的事：先知說假預言，祭司藉他們把持權柄，我的百姓也喜愛這些事...” (耶五:28-31) 今天，仍然有這樣普遍的不公不義，基督徒是否有神的心，以為“可驚駭，可憎惡的”？還是隨從投大眾的票，“也喜愛這些事”？深願我們能有神的心。神的震怒和毀滅曾臨到當時的猶太人，今天的社會如果對此無動於衷，只有求神憐憫。

教會必須儆醒，在工商業化的社會中，和“發達神學”的教導，使普羅大眾深深感受“安逸人的譏誚，和驕傲人的藐視，已到極處”，刺痛他們善良單純的心；低着頭走進教堂，抬頭仰望：“耶和華啊，求你憐憫我們！”無論如何，要仰望主的手，要像大衛，敬愛耶和華的受膏者，不自己伸手。阿們。

行從來沒走過成聖的天路，我們當然會有很多的需要；不是無饜無足的欲望，是不止不休的麻煩，也就是許多的需求。全知全能的神，也無所不在，但罪人不能接近聖潔至高神的神。不過，有耶穌基督，我們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祂完全知道我們的軟弱。和我們需要幫助；祂願意也能幫助我們；更重要的，是祂並非遠不可及，因為不難尋得。“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卹，蒙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”（來四：14-16）

耶穌在加利利事奉的時候，命令跟從的人：“我們可以渡到那邊去！”在船行駛中，耶穌卻睡着了。忽然平靜的湖面，起了暴風，甚至外面的水，進到小船裏面。門徒應付不了意外的局面，心情比波濤還惡劣，懼怕會遭滅頂；這才記得有主同行！喚醒了主，為他們平靜風浪（路八：22-25）。航行遇到驚濤駭浪，是等不得的事。

也是在那湖畔的野地上。那位偉大的傳道者，不僅是免收費用，還曾變化五餅二魚，還給聽道的群眾吃飽；除了婦女孩子，單成年的男丁就約有五千（太一四：13-21）。群眾肚子飢餓，是不能延期解決的，必須有信心，按着次序，在草地上安靜坐下來，信心等候主向天父祝謝，擘開魚和餅，依排列遞送下去；暴動不是好主意，失望逕去，是你自己負責的事；惟有信心順從，倚靠主，才可以蒙福。然後，主叫門徒清理環境，渡到湖那邊去。祂自己上山去禱告。

倚靠主，是跟隨主的人，要一生學習的功課。

對於屬主的人來說，“若不是”耶和華幫助，不是可能的選項，是肯定的事。

當猶太人的餘民，從被擄所到的地方，回到故國的一片廢墟，何等悲涼！他們無以自衛，神應許他們：“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靈。”（亞四：6）就是倚靠神，橄欖樹的油，燃起殿裏的燈盞長明，更燃燒他們心中的希望。

屬主的人有永生，並不是今生不受到威脅。

正因為不屬世界，雖然沒有違法，沒有惡行，還是會遭受敵人無端的攻擊，有吼叫的獅子環伺，林中凶惡的豺狼，眼睛發出可怕的綠光，恐怖的淒厲嚎叫，要把來“當作野食吞吃”。不過，在惡劣的環境之上，有主在掌權。慈愛的好牧人，絕不把祂的羊交出去。主耶穌堅定的說：“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；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我父把羊賜給我，祂比萬有都大，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我與父原為一。”（約一 0：28-30）

在天國路上的危險，是從仇敵來的，如同激流狂濤，汎濫的河水，要淹沒我們。

“仇敵好像急流的河水沖來，主的靈必立起旌旗來抵擋它。”(賽五九:19 KJV)但在方舟裏的人，可以安穩，不怕水滲入裏面，主保守我們十分平安。

仇敵設下網羅，似是包圍起來，周密至叫你無處可逃。就如掃羅追獵大衛，有忘恩負義的西弗人，為掃羅作奸細，眼看就要合圍；但收到緊急軍情報告：非利士人犯境！掃羅必須倉皇撤兵回救，得以免除大衛極不願意看見的流血內戰(撒上二三:24-28)。

初期新約教會，羅馬殖民地統治者希律亞基帕一世，殺害使徒雅各，又迎合猶太人的意見，逮捕了彼得，收監定期處決。此時，大漁人已經如鳥在網中，插翅難飛；但主的旨意不是叫他第四次否認主，也不是提前殉道；差遣天使奇妙的夜裏領彼得出監(徒一二:1-10)。人以爲百密無一疏，但神使網羅破裂，雀鳥沒有成爲仇敵的野食，得以自由飛翔。

信徒要全心仰望神，信靠神，禱告等候神施大能，為屬祂的人行事。

“神若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呢？神既不愛自己的兒子，為我們衆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有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？”(羅八:31,32)要信靠主，祂不僅是我們的幫助，更是及時的幫助。天上的時鐘，比原子鐘更準確可靠。

圍繞保護

倚靠耶和華的人，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。

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，

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
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上，免得義人伸手作惡。

耶和華啊！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裏正直的人。

至於那些偏行彎曲道路的人，

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[受刑]。

願平安歸於以色列。

詩篇第一百二十五篇

圍繞，並不都是壞事。人類最初築造城垣，是因該隱犯罪產生恐懼，怕人報復傷害，想要造城自衛(創四:17)。古聖約伯得神稱讚：“地上再沒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遠離惡事”，神“四面圈上籬笆，周密圍護他和他的家，並他一切所有的”(伯一:8,9)。這是說，神保守約伯，賜福給他，以至引致撒但的嫉妒。

不過，使徒行神的旨意，傳揚福音，為主作見證，受許多的苦難。使徒保羅經歷被圍困的情形，可說是四面碰壁，處處不得自由，很少人會羨慕那樣的處境；但看他如何說：

我們有這寶貝，放在瓦器裏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，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。我們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裏作難，卻不至失望；遭逼迫，卻不被丟棄，打倒了，卻不至死亡；身上常着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，也顯明在我們身上。(林後四:7-10)

保羅為道被捆綁，戴着鎖鏈，過監獄不自由的生活；但他有聖靈內在的寶貝，“神的道卻不被捆綁”(提後二:9)。這可不是自我安慰的話，是真實的情形。

華人有不少迷信風水。有人買了一個小四合院，大概是在北京吧，幽靜安居，很是難得；只是他心中不安。信風水的人來，向他指出，院裏有一棵樹，不吉利；因為四邊框，中間一“木”，正是“困”字！他把樹砍掉；可是問題沒有解決—還剩下一個“人”，形成“囚”字。更糟！還好，他可能沒有把人也去掉，否則就沒有故事了。

先知以利沙，在撒瑪利亞西北郊外的多坍，建了一所靈修院，雖然規模狹小，並不上伯特利的先知學校，但位於小山上，遙對他泊山，俯視約但河谷，可謂有風有水。一天，晨禱還沒開始，有一個僕人慌慌張張的向以利沙報告：“先知啊！不好了，不知哪裏來的軍隊，圍困了這鎮。”以利沙胸有成竹，了解靈界的形勢。他鎮定如常，回答說：“不要懼怕！與我們同在的，並與他們同在的還多。”這可不是唱“空城計”，他連為自己禱告也沒有，只為那僕人代禱，是個很特別的禱告：“耶和華啊！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見。”僕人並沒辯論：看見有甚麼用？我已經親眼看見了，還聽見了車震馬嘶。僕人果真再跑出去—耶和華開了那少年人的眼睛，他承認老先知眼睛比少年人還瞭亮：看見

在亞蘭軍隊的內層，又出現了嚴密的保護圈—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。(王下六:14-17)

有話說：安如磐石，堅如長城；主用群山圍繞，有許多倍的堅穩；全然無缺，比任何的城都可靠。上去守節的人，看見耶路撒冷冷峻的地形，聯想到神保守祂的百姓，同樣的周密可靠。其實，耶路撒冷不止一次被敵人攻陷。為甚麼呢？絕不是神的力量不夠，保護不周。“耶和華的膀臂，並非縮短不能拯救；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；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，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。”(賽六九:1,2)

他們儘管從不缺乏熱心，表現虔誠，但行惡，害人，悖逆。其最嚴重的，是拜偶像，從來不肯離開。當遇到困難，或戰爭威脅的時候，他們就到山上去，或到叢林的高處，在那些地方的樹蔭下，有各種的祭壇，祭拜的禮儀中，常有高喊，狂歡跳舞，弄出許多喧鬧的噪音。先知告訴他們：“仰望從小山，或從大山的喧嚷中得幫助，真是枉然的。以色列得救，誠然在乎耶和華我們的神。”(耶三:23)

神的慈愛和保護，才是永遠可靠的。看山陵連綿，層巒疊嶂，圍護着耶路撒冷，長久的年代以來，就是這樣，從沒有改變。草木的顏色，隨着季節更換。有時濃厚的烏雲，似乎要壓扁山峰，閃電像要把山根劈裂，但雲散雨消，群山依然。太陽沉沒在地中海面下，金黃燦爛的旭日，會再映着聖殿的錫安山。

主寶貴的應許說：“大山可以挪開，小山可以遷移；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，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。這是憐卹你的耶和華說的。”(賽五四:10)

信靠神，順從祂旨意的兒女們，主必然保守。

杖，代表權勢。義人有神賜基業的分域。惡人的杖，有時會侵越佔有；但不能長久落在義人的界域內，佔有不去。如果任由惡人永遠控制義人所有的，會產生甚麼結果呢？一個可能是，義人受壓力屈從作惡；另一個可能是，起而自力報復，也是作惡。所以神不容許這類事件發生。

主鑑察人的心，留意人的行爲。為善的人，主必然照他所行的善待他；主喜悅心裏正直的人，以正直待他。偏行彎曲道路的，是背離主的，主要將他們分別出來，逐出祂的城外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。主保護屬祂的人，在方舟裏面，任他狂風怒浪，在祂裏面的真以色列人，主必賜十分平安。

歡呼收割

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，
我們好像作夢的人。
我們滿舌喜笑，滿口歡呼的時候，
外邦中就有人說：“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！”
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，我們就歡喜。
耶和華啊！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，
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。
流淚撒種的，必歡呼收割。
那帶種流淚出去的，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。
詩篇第一百二十一篇

以色列的南部地區，乾旱缺乏雨水。那裏有些河，在夏天就乾了，旅人經過，找不到水喝，甚至沒有河流的痕跡，只有乾到底的沙石地；但等到入秋雨季臨到，就會奇蹟般的有河水流漲，形成“*Wadi*”。

以色列人違背神的旨意，在應許之地崇拜形形色色的偶像，神多次差遣先知責備，勸誡，警告他們不悔改。震怒和刑罰終於臨到，使北國以色列，和南方的猶大，先後亡國；人民被擄，分散到各地。他們到處不受歡迎，遭遇迫害，有的地方，猶太人口稀少，不到十名，就連會堂也沒有。他們好像水落到乾沙裏面，蒸發消失到不見了。就像種子埋在土裏，沉寂無聲。但種子的生命，不會死亡。

隱沒的信仰，在預定的時候，再發芽，滋長，結實。主耶穌莊稼的主，告訴祂的門徒：“俗語說：‘那人撒種，這

人收割’。這話可見是真的。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一別人勞苦，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。”（約四：37, 38）這整個歷史系統的運作，是神奇妙的安排。

神應許大衛的後裔，將要坐在他的寶座上。但眼見猶太人亡國了，王族成爲奴隸，被加上銅鏈，鐵鏈，並沒有項戴金鏈；坐在地上，哪來的寶座？不過，時候要到，神應許有“大衛的苗裔”（耶二三：5, 6）興起來。人能斬樹，卻不能除根；雖經砍伐，“從耶西的本，必發一條，從他根本的枝子必結果實。耶和華的靈必在祂身上。”（賽一一：1, 2）這也如旱地隱藏的流脈，再度發為汎濫的洪流。人看來不能成就，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。不過，我們要謹慎，這不可任意加以解釋，絕非說到今天的以色列建國；聖經惟獨預言彌賽亞，就是神應許要來的基督。猶太人的歷史中，曾有許多自稱，或被擁戴為“基督”（彌賽亞）的人物出來（太二四：23-28），或且能顯神蹟，但都是假貨。不止一位保守的拉比和他們的宗派，對於現存以色列政權，拒絕予以承認，也不支持有人甚至說：“現今以色列的立國，確是奇蹟；不過，是出於魔鬼！”（見 Rabbi Joseph Telushkin: *Jewish Literacy*）

惟耶和華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遠的王。祂一發怒大地震動；祂一惱恨列國都擔當不起。... 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聰明鋪張穹蒼。祂一發聲，空中便有多水激動；祂使雲霧從地極上騰；祂造電隨雨而閃，從祂的府庫帶出風來。
（耶一〇：10-13）

創造宇宙的神，掌管自然界的一切；祂會使堅石變為泉源，在沙漠中開出江河。永遠的王，統轄政治，在寫人類的歷史。祂發命令，興起古列王，傾倒巴比倫。播散下種子；使恩雨沛降，滋潤大地，使收割的滿懷盈抱，帶來歡呼。

建屋築城

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。
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。
你們清晨早起，夜晚上歇，
吃勞碌得來的飯，本是枉然；
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覺。
兒女是耶和華的產業；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。
少年時所生的兒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；
箭袋充滿的人，便為有福。
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，必不至於羞愧。
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篇

舊約時代的聖經地區，人民由畜牧轉移為農業文化，城鎮聚居漸多。耶路撒冷的城垣和居室，可見發展的軌跡。

建造房屋，規模，格局各有不同；材料，用途，也各有不同。正如布萊克(William Blake, 1757-1827)所說的：同樣的材質，可以建築教堂，監獄，和妓院。房屋使用的目的，決定它的價值。但再華麗宏大的建築，也會成為廢墟；不是出於神旨意的建造，難存到久遠。人類雄心最大的表現，巴別塔的建造，是要反抗神；雖然說一樣的語言，用共同的藍圖，卻難免以永遠停工結局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偉大建築，要顯“威嚴的榮耀”(但四:30-33)，空中花園是那樣的華美，竟然失去理性，去荒野吃草如牛，住不了王宮園林。

該隱的子孫，違背神的旨意，逞武力，恣肆情欲，破壞神定的家庭制度，發展人慾文化(創四:16-24)；與神為敵的結果，終於被洪水滅沒。

聖經常把家庭，比喻為房屋。城垣，代表國家。

正常的家庭，是蒙福和樂的家庭。“智慧婦人，建立家室；愚妄婦人，親手拆毀。”(箴一四:1)又說：“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聰明立穩。”(箴二四:3)家庭是社會和國家的基礎單位，破敗的家庭，難以有健全的國家。

城垣傾圮頹敗，出現倒塌破口(賽二二:9)，表明國勢衰微，城防失修，沒有禦敵自強的能力，是非常可憐的境況。尼希米在波斯王朝任酒政，得君王寵信，生活極尊榮舒適。但他心繫故國，當聽到故國的消息：“被擄歸回剩下的人，

在猶大省遭大難，受凌辱；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，城門被火焚燒”（希一:3），就心不得安，“坐下哭泣，悲哀幾日。”（4節）因為他的心繫念耶路撒冷的平安。

在文學作品中，也常見描述庭園荒蕪不修，代表人內心的情景。

我們總該記得，靠人的努力是枉然的。有基督徒以為人常說：“神幫助那些自助的人。”當作是聖經的話。其實，聖經是說：神幫助不能自己幫助的人。神是“叫我們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。”（林後一:9）

勞碌不是神的咒詛—勞動者所流的是神聖的汗珠；但人不能靠自己的勞力，建立屬神的事工，正如該隱不能憑自己的耕作所獲，得神的喜悅。

可是，有話說：“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豐滿，卻不容他睡覺。”（傳五:12）人的機巧太多，用心思，行詭詐，奪去睡眠的享受，並算不得甚麼智慧事。

聖經說：“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，以祂的信實為糧；又要以耶和華為樂，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。當將你的事，交託耶和華，並倚靠祂，祂就必成全。”（詩三七:3-5）行在主的旨意中，交託倚靠的生活，縱然是咬菜根，也會心安理得。

上耶路撒冷守節，是神所定的律例（詩八一:4）。以色列人記念主的愛，甘心樂意走上行的路。不但成年人去，父母去，也帶着孩子們，要他們學習敬畏神。他們不把兒女看為自己私有，更不作為投資；有正確的認識：“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”。為了個人的“方便”，而實行墮胎，是不可想像的事；那不僅是流無辜的血，更是違背神。律法記載：人彼此爭鬥，若傷害孕婦，僅導致早產，應予賠償；倘胎兒死亡，就是嚴重事件，須要抵命。（出二一:22,23）猶太婦女以不育為羞恥，所以兒女為神的賜福；看兒女是“勇士手中的箭”，可以為神成就得勝的事功。如果箭袋中沒有箭，就失去為主征服的機會。

人生活必須有目標，否則無的放矢，虛耗弩箭，不能興家利國，實在無益。更糟的是，造成對人的傷害。

上世紀曾有人為人口增多憂慮，提倡以墮胎節育，紓解人口壓力。其實，造物者設計的地球，可以負擔它地面上的人口，而且人力是資源；只要人照神的旨意，負責管理，不枉不濫，和平共存，沒有攻伐戰亂，可以生活得很好。

把孩子比作箭，是聖經中唯一的一次，在文學中，想來也殊為少見吧！但不必多怪。

射箭一定要有目的。有太多的人，願意孩子達成自己的目的。曾看見過有人把養育孩子當作投資，以營利為目的。有人要孩子學好賺錢的本領，成為甚麼出頭露面的領袖，就算踏着別人頭頂爬上去也好。實在說，這樣的箭不顧傷人，是可怕的。

箭射出去，需要有個目的。現代的人對孩子，很少想到給他們人生的目的。箭射出去，就再也收不回來了，人生也是如此。基督徒該知道：“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榮耀神，永遠以祂為樂。”（“威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”）

人不能同時射兩箭而中的。“心懷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，都沒有定見。”（雅一：8）沒有定見，不是謹慎考慮周詳，是變忽不定，是射箭的大忌；不專一注定目標，必然注定失敗。耶穌說：“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；不是惡這個，愛那個；就是重這個，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”（太六：24）基督徒以世俗觀念治家，治教會，注定失敗。

射箭成功，是“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。”（詩一六：8）聖經說到“世人都犯了罪”（羅三：23）。罪，如同射箭，偏失了目標，射不中的。“義”是“行而宜之”（韓愈“原道”）人完全無法達到完全，惟有信靠耶穌基督，因信稱義。

神使你箭袋裏充滿，不僅要使箭簇鋒利，更當引導他們的方向，奉獻於屬靈事工上，解放受魔鬼壓制的人民，拓展神國度的疆域。

家室興旺

凡敬畏耶和華，遵行祂道的人，便為有福。
你要吃勞碌得來的。你有享福，事情順利。
你的妻子在你的內室，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。
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欖栽子。
看哪，敬畏耶和華的人，必要這樣蒙福。
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。
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。
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。
願平安歸於以色列。

詩篇第一百二十八篇

從早就有“發達神學”，並不是近來才有的新發明。人想享福順利，並不是錯；但要怎麼得來的，是為甚麼而用，並怎麼使用。“敬畏耶和華，遵行祂旨意”，那本來就是福；照神的旨意勞碌，是正當的事業。所以勞碌並不是咒詛，勞碌而沒有安息，才是問題所在。相反的，不循正道，相信“指名就得”，求取豐富尊榮，而不敬畏神，行祂的旨意，可以確定並不是福。

先知耶利米，是受苦的先知；蒙召的時候，神就同他講定，不必想升官發財，過好日子，也不要娶妻生子，家道亨通。他不是平常安分守己的坐堂教牧，登壇說教；是作街頭佈道，聖殿門口院中，大喊大叫，更與高幹等宗教人爭論：“看哪！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，鐵柱，銅牆，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，首領，祭司，並地上的眾民反對；他們要攻擊你，卻不能勝你，因為我與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”（耶一：18,19）耶利米很少朋友，連他本鄉的人，為了自己利益，也想除掉他。他唯一的同工秘書巴錄，有時也向他發牢騷。更難堪的是，眼見那些飯碗先知，滿口胡言的江湖客，講發達神學的，卻大行其道。他曾與神爭辯，以為神不公義：“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？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？你栽培了他們，他們扎了根，長大，而且結果；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，心卻與你遠離。”（耶一一：1,2）不必特別着意尋察，今天就可見到這樣的事例。不過，以為是神“栽培了他們”，就錯了。還沒到結論的時候。

聖經常說到以色列人，不屬世界：是“從埃及挪從一棵葡萄樹”（詩八〇：8）。先知以賽亞，在“葡萄園之歌”，稱以色列神栽植“上等的葡萄樹”（賽五：2）。都是說神的子民要分別為聖。

這裏單說到“你妻子在你的內室，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”。這顯然表明不支持“婦女解放運動”，走出廚房，而且更加保守“落伍”，還要安於內室，甘作“內子”，“室人”。葡萄樹不是以木質堅硬取勝，不是求高大張揚，作棟梁之材（結一五：2,3）。這不僅是指婦女，也可比教會為基督的新婦，要作內室禱告的工夫，爬行結果子。甚麼時候忘記了本分，要自高務大，“止住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，颺飄在眾樹之上”（士九：13），就要被火焚燒。

至於橄欖樹，更是特別代表有關屬靈的事。

挪亞洪水後，神叫他從方舟放出一隻鴿子，鴿子帶回擲下的橄欖葉，表明神的震怒過去了，是和平標識（創八：11）。

橄欖是聖經地區的土產。所結的果子可以搾油，供聖殿使用，並為日常食用。橄欖樹可以持續結果子很久；木質堅硬。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，聖所使用皂莢木；進入迦南以後，聖殿的器用，多以橄欖木製作。大衛自比為“神殿中的青橄欖樹，我永遠永遠倚靠祂的慈愛。”（詩五二：8）

先知耶利米提醒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居民：“從前耶和華給你起名叫青橄欖樹，又華美，又結好果子。”（耶一一：16）

橄欖果子，是作“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”（士九：9）。

聖殿裏的燈，必須用清橄欖油（出二七：20）；作聖膏油要用清橄欖油（出三〇：24）。膏立祭司，君王，先知，要用特製的膏油。膏抹嘉賓用油。聖殿內殿和外殿的門，都是用橄欖木作成的（王上六：31, 33）。約櫃的蓋上，有兩個巨大的基路伯，是用橄欖木作成，外面包上精金（王上六：23-28），各高十肘，在施恩座之上，放在至聖所。神沒有形體，是看不見的。施恩座是看得見的，是神的榮耀。

屬靈的領袖，把應該有世俗的觀念，不可迫使兒女必須向上爬，作富而著名的“人上人”；只要順從神的引導和安排。但有培養他們作敬畏神的人，以神的事為念。

看大衛的祈禱說：

耶和華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，
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
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；
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足，
將其餘的財寶留給他們的嬰孩。
至於我，我必在義中得見你的面。
我醒了的時候，得見你的形像，
我就心滿意足了。（詩一七：14, 15）

且看，這裏有兩個相同的語句：“心滿意足”，卻有完全不同的意涵。你要哪個？

屬主的人，必須遵從主的旨意，不是求自己的成功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；而是惟願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，就是惟尋求天父“祂的國和祂的義”（太六：33），得神“從錫安賜福”，世代蒙福。神的真以色列人，也必同神的國度蒙福。阿們。

受苦有益

以色列當說——
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屢次苦害我，
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屢次苦害我，
卻沒有勝了我。
如同扶犁的，在我背上扶犁而耕，
耕的犁溝甚長。
耶和華是公義的。祂砍斷了惡人的繩索。

願恨惡錫安的，都蒙羞退後。
願他們像房頂上的草，未長成而枯乾；
收割的不夠一把，捆禾的也不滿懷。
過路的也不說：“願耶和華所賜的福歸於你們。
我們奉耶和華的名，給你們祝福。”
詩篇第一百二十九篇

人都願意避免受苦。但傑出的人物，多是經過苦難的歷練，甚至嚴酷的打擊，才造就出來的。

且說以色列臨老，看到他少年的兒子約瑟，漸漸長大，是所愛的妻子拉結生的。這孩子出落得如玉樹臨風，幾乎是美玉無瑕，全身上下，找不出一點毛病；而且品德也好，沒有任何壞習慣，比他十個哥哥合在一起還有價值。他生母已經去世了；作爸爸的，真想把他捧在手心裏養大。老爸爸叫兩個庶母，給他作了一件彩衣，穿在身上。一個男孩子，都十六七歲了，實在少說也是不算相稱，但表現他是特別蒙寵愛的孩子——其他的孩子們，會怎麼想？

不難理解，偏憐子成爲集中的眾妒之府！可巧他十個哥哥們又素行不端，約瑟卻行義，與他們不同；因此，兄弟為敵，不能和睦同居。

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，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。
他的枝子探出牆外。
弓箭手將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；
他的弓仍舊堅硬，他的手強壯敏捷。
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
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（創四九：22-24）

弓箭本該是射向牆外的，竟然射向牆內。約瑟的錯在哪裏？只因爲他為父親所愛，又因爲他說出他們的惡行。結果“弓箭手”們就以他我衆矢之的！不過，約瑟像耶穌基督一樣，正如有話說：“人向樹丟石頭，樹卻落下果子。”弓箭手們向樹射箭，樹卻以果子回報。哥哥們把少年的約瑟賣到埃及，為奴受苦，他居然長成爲埃及的宰相；他的枝子伸延到牆外，結出善果救許多人免死於饑荒。後來約瑟還對他們說：“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”（創五〇：20）

以色列雖然在埃及發展，成爲大族，在幼年的成長過程中，也是經歷許多苦難，受奴役，被欺壓，在背上留下了深長的痛苦犁溝。明顯的記號，是作奴隸的記憶，成爲習慣，曠野路上遇到苦難，奴性就發作。

所羅門是“貴二代”。在即位之初，想到人民，向神求智慧，好審判所牧的群羊，為人民服務。後來就窮奢極欲，大肆揮霍“為自己”。沒有受苦的歷練，就不能痾眾在抱，體恤人民的重軛。

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，在王宮長大，更爲離譜，炫揚誇張，作威作福，不知體恤疾苦，導致國家分裂。

歷史有很多人，少年時貧寒，發奮向上，終大有成就，是幼時受苦的好處。

宋代名臣司馬光，雖然不是出於寒家，但性不喜豪奢，官至宰相，不僅學問淵深，以儉為“共德”，訓誡後人說：“人之常情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”（“訓子康書”）

左宗棠曾作詩述幼時家庭貧苦：“研田終歲營兒舖，糠屑經常當夕飧，乾坤憂痛何時畢，忍屬兒孫齧菜根。”出身窮苦，終成清代名臣。

房頂上的草，爬得高，長得快，或許只是一陣得意風，把它吹來，一場及時雨，滋潤它發芽，展現出綠葉。但你不用希望它成爲豐收的莊稼，更難以夢想成爲棟梁之材——因爲它沒有好好扎根在地上。恨惡錫安的就是這樣：在房頂上的草，生來就高高在上，超越別人，似乎是發達了；到底不能指望它有莊稼收成。

歷史長遠征程上的過來人，觀察這樣的情形，由此可以知道神的規律，就像王昶家誠所說：“夫物速成則疾亡，晚就則善終。朝華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隆冬不衰，是以大雅君子，惡速成，戒闕黨也。”

少年人常有私慾，至少是心意高傲，必須得經過受苦磨練，跌倒幾次，對於人生才会有真正認識。因此，“人在幼年負軛，這原是好的。他當獨坐無言，因爲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。”（哀三：27）因爲沒有負過軛，就不能當大任。所以不要企圖踢軛，要順服接受，“要自卑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時候，祂必叫你們升高。”（彼前五：6）

受過苦的人，對於主的話，才会有充分的認識——“我受苦是與我有益，為要叫我學習你的律例。”（詩一一九：71）惟有經過被擄歸回，才會接受神的話教導。

等候天亮

耶和華啊，我從深處向你求告。
主啊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；

願你側耳聽我的聲音。
主耶和華啊，你若查究罪孽，誰能站得住呢？
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

我等候耶和華，我的心等候；我也仰望祂的話。
我的心等候主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，
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。
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；
因祂有慈愛，有豐盛的救恩。
祂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。
詩篇第一百三十篇

太陽落下，隨着暮色轉濃，喧囂的市聲漸息。罪疚感會悄悄掩上心來。如果是在白天，有人指摘你的過錯，你總得砌詞掩飾，或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，甚至會說心情不好，出於誤會，興許說是與天氣有關，或因為月亮圓了。現在，不用誰說甚麼，你覺得黑暗裏有許多隻手，指點你的過失。清夜捫心，居然面對着新的自己，是從前沒有發現的。

起初，回頭看自己走過的道路，所留下一行行的脚印，是你們麟，你想盡力擦去；不知怎地，總是擦不去，也掩蓋不掉。再想要搓掉，搓掉，自己竟然仿佛深陷在淤泥中，沒有辦法拔出腳來，只是越掙扎，越陷入裏面，眼看要滅頂。

在惶恐中，唯一的救援，是轉向主，向祂急切的呼求：耶和華啊！從深處向你求告。主啊！求你聽我的聲音。不能推諉給別人，是我，是我的罪孽，過失，敗壞。“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，如同重擔，叫我擔當不起！”（詩三八：4）

“遮掩自己罪過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認離棄罪過的，必蒙赦免。”（箴二八：13）你可曾有過噩夢，身在荒野絕地，茫無人煙？在那境地，往任何方向，都不能覓得路；靠自己絕沒有希望，只有誠實向神呼救。

主耶和華啊！你若查究罪孽，誰能站得住呢？

這是個假議題。沒有誰能夠在公義的神面前站立得住，沒有辦法回答，也不必回答。

全知的主，聖潔公義的神，用不着特別偵緝，還是無所不見，人無處可以逃匿。正合中國人說的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想納粹主要罪犯艾克曼(Adolf Eichmann)，是一個曾使猶太人睡覺不安的名字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逃匿，遠到南美洲的阿根廷，長達十五年，混跡在那裏的良民中間。可是，公義追上了他。艾克曼被帶回以色列受法庭審判，狡辯

無效，被定罪並受絞刑。遲來的公義，依然是公義。神究察罪孽，比這更徹底，更周密，是多麼的可畏！

“但在你有赦免之恩”！

但，這轉折非常重要。必須得先悔改，才可以得恩典。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。救恩惟獨從耶和華而來。祂是救恩的唯一泉源。

仰望祂，必須要忍耐等候。世界的歷史是漫漫長夜，並非哪一段時間，是黑暗時代。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，說出嘉美的預言，是“主藉着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”：

叫我們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，就可以終身

在祂面前，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祂。...

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，叫

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，

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，

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。(路一:74-79)

這大喜的信息，是神永遠的計畫，從創世以來預備的救恩，必須等候預定的時候。基督耶穌降臨之前，神的子民在仇敵壓迫之下很久，有革命的領袖們出來，就迫不及待，以為是主所應許的彌賽亞，盲目的跟從，結果失敗了。基督耶穌降臨以後，人民受宗教人的影響，盲目的拒絕祂，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。“基督這樣受害，又進入祂的榮耀”，是應當的(路二四:26)，是“按着神的定旨先見”(徒二:23)，使祂從死裏復活，進入榮耀，等祂再來，建立祂永遠的榮耀國度。猶太人不承認主基督耶穌，一錯再誤，敬虔的智者，拉比亞奇華(Rabbi Akiva ben Joseph, c. 40 B.C. -A.D. 135)，也誤從巴克巴叛亂(Simon Bar-Kokhba, A.D. 132-135)，宣稱其為彌賽亞，並因以身殉。當時在猶太和耶路撒冷的餘民，半數以上，被羅馬軍隊屠殺，數逾五十萬人。據說，樹上掛滿了被釘十字架的屍體，十分淒慘恐怖。

不幸，猶太人歷史性的錯誤，因為所仰望的，是政治上的復興，從外邦人的統治下得到解放和獨立。但所有人類最需要的，是從魔鬼的壓制下得解放(徒一〇:36-38 羅八:21)。真正的光明世界，是“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”(徒二六:18)。

“祂必救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。”主的國度必降臨，主會負責成就；但必是有義的人居在其中。

安靜仰望

耶和華啊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；
重大和測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
我的心平穩安靜，好像斷過奶的孩子，
在他母親的懷中。
我的心在我裏面，真像斷過奶的孩子。
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
詩篇第一百三十一篇

安靜等候，仰望神的引導。等候的時間不是浪費時間。
修理馬蹄鐵的時間，是預備戰爭的勝利。
以色列歷史上第一位王掃羅，人民仰望他有所作為，給他造成精神上的壓力；敵人壓境，必須應付的壓力；自己軍心渙散，不戰而潰的壓力... 使他感覺責任重大。但等候是神的命令。

掃羅等候撒母耳七天，顯然他們沒有約定時間，不像今天的時計，自然也缺乏通訊聯繫；時迫勢急，眼看敵軍已經集結，手下的群眾卻漸散去。掃羅不是匆忙迎敵，而是獻上

燔祭，表現宗教手續慣例。剛獻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掃羅出去迎接他。撒母耳年紀雖然大了，感官還是靈敏。撒母耳說：“你作的是甚麼事呢！”這句話，是責備和不悅的語意，用不着回答；掃羅卻似是不知，沒有人有興趣聽他詳細解釋事情原委。撒母耳告訴他事情的嚴重性：“你作了糊塗事了！一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；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，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祂心意的人，立他做以色列的君，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。”（撒上一三：7-14）

違背神的命令，自己任意亂行出的麻煩可多了，需要大人出來收拾。

這上行的詩篇，是大衛寫的。他必然知道等候的重要。在所有的兵書中，都注意紀律。勇者不得獨進，怯者不得獨退。部屬不明白主帥的意志，隨意的軍事行動，可能招致不可挽救的損失。大衛在戰爭中的勝利，並非因為他是卓越的天才軍事家，是因為他不輕率隨自己的意志進退。有話說：戰爭最安全的姿勢，是跪着打的。在屬靈戰爭中更是如此。

在對非利士人的戰爭中，可以看見這樣的史例。

非利士人聽見人膏大衛作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人就上來尋索大衛；大衛聽見就下到保障。...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：“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嗎？你將他們交在我手裏嗎？”耶和華說：“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將非利士人交在你手裏。”大衛來到巴力毗拉心，在那裏擊殺非利士人，說：“耶和華在我面前冲破敵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。”因此，稱那地方為巴力毗拉心。（撒下五：17-20）

這也是大衛登位後的首次重要戰役。非利士人得知以色列有了新領袖，立即發動攻勢。我們知道，常識上該是“毋失機先”；以色列的縱深不大，敵人已經進逼耶路撒冷，因此，在戰略上爭取主動是重要的。但大衛退到保障一寧失去主動，不失於盲動。先退不是怯，是尋求更高明的引導；戰爭的勝利，不在於主帥英明善戰，運籌帷幄；不在於將士用命，戰技優越；而是由於耶和華在前面，冲破敵人。

非利士人還是不放手，又尋隙發起利乏音谷戰役。大衛的戰略，仍然是讓耶和華在前面，以尋求神的引導為優先。神指示他，這次要迂迴攻擊，等候“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的聲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為耶和華已經在你前頭，去攻打非

利士人的軍隊。”(撒下五:22-24)因此，凡事不要跑在主前頭。領袖得勝的秘訣，不在其如何英明睿智，而是在於平穩安靜，像斷奶的孩子，不敢自己亂行。在得勝一切敵人後，大衛不是立紀功碑，自己得意，而頌讚神：“耶和華啊，你是我的燈。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藉着你衝入敵軍，藉着我的神跳過牆垣。”(撒下二二:29,30)

無疑的，約書亞是以色列偉大的軍事統帥，耶和華揀選他，摩西信任他，以他為繼承人，帥領神的子民進入應許之地。可是面對耶利哥城，發起進攻之前，他遇見了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”(書五:14)。約書亞先俯伏敬拜，把指揮權交出去，才有逐步的勝利和佔領。以後，基遍人的使者來了，假裝來自遠方。“以色列人受了他們的食物，並沒有求問耶和華。於是約書亞與他們講和，與他們立約，容他們活着；會衆的首領也向他們起誓。”(書九:14,15)自己要獨立作大人，不仰望主帶領，問題就來了。

神決絕的吩咐祂的子民，要仰望祂，不要再倚靠埃及。

但他們總是不忘故主，違背神的話(申一七:16)。那強盛的文明古國，拉哈伯的巨大影子，在他們心中比看不見的神更重要。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：“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”(賽三〇:15)但他們要運用外交策略，“下埃及求幫助...仗賴馬匹，倚靠甚多的車輛，並倚靠強壯的馬兵，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，也不求問耶和華...埃及人不過是人，並不是神；他們的馬匹不過是血肉，並不是靈。耶和華一伸手，那幫助人的必絆跌，那受幫助的，也必跌倒，都一同滅亡。”(賽三一:1,3)

斷過奶的孩子，惟獨仰望母親，把自己完全交託，不求甚麼自己的利益，不決定自己的方向，伸出手來，交在父母的手中。那份單純的信靠，是每一聖徒的榜樣。沒有自己的選擇，同主站在一起，迎向每一天，面對世界。

大衛之約

耶和華啊，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。
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，
說：“我必不進我的帳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；
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；
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，
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。”
我們聽說約櫃在以法他，我們在基列耶琳就尋見了。
我們要進祂的居所，在祂脚凳前下拜，
耶和華啊，求你興起，
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。
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，願你的聖民歡呼。
求你因你僕人大衛的緣故，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。
耶和華向大衛起了誓，必不反覆，說：
“我要使你所生的，坐在你的寶座上。”
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，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，
說：“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，
我要住在這裏，因為是我所願意的。
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，使其中的窮人飽足。
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聖民大聲歡呼。
我要使大衛的角在那裏發生；
我要為我的受膏者預備明燈。
我要使他的仇敵披上羞恥；
但他的冠冕要在他的頭上發光。”
詩篇第一百三十二篇

並非所有的苦難都有價值。苦難常是罪惡的苦果。我們都知道“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”這是自然的常理。只有為主受苦，才蒙主記念。使徒彼得寫信勉勵教會說：“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，不要以為奇怪，似乎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歡喜；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們在祂榮耀降臨的時候，也可以歡喜快樂。你們為基督的名受辱罵，便是有福的；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。”（彼前四：12-14）

人多是先說好聽的話，多半會過分應許。主耶穌卻是應許說：“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！應當歡喜快樂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；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”（太五：10-12）當人稱讚你的時候，反倒不一定是好事；也是耶穌說：“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，你們就有禍了！因為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。”（路六：26）惟有為主的名受人反對迫害，可以確定是行在主的窄路上。耶穌沒有說跟從祂的，會在世發達，卻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來跟從我。”（太一六：24）顯然這不是吸引人的廣告，來招兵買馬，卻是真實的；將來得榮耀，也是真實的。

上行的路，總是會辛苦的。

大衛與眾不同。他從少年時，就立定心意，要尋回耶和華的約櫃。因為從老祭司以利時候，他的兩個兒子不遵行神的旨意。非利士人來侵略欺壓，以色列人不爭氣，屢戰屢敗；他們想了個主意，把約櫃擡出來，替他們抵擋。結果，他們的對約櫃能夠驅妖辟邪的迷信，竟然無效，約櫃被擄去；以利的兒子們也犧牲，老祭司聽得凶訊跌死一榮耀離開以色列了（撒下四：12-22）。那時，撒母耳年紀還小。又一代過去了。撒母耳老邁了，他的兩個兒子不行他的道。人民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，像列邦一樣。耶和華差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。後來，最高領袖掃羅，計畫建立他自己的王朝，不遵從神的旨意。神厭棄他作王。又是撒母耳奉命膏大衛代替他。

少年大衛在伯利恆受膏（撒上一六：1-13）。耶和華的靈大大的感動大衛。是撒母耳告訴這有為的少年人，以色列蒙羞的史事；大衛在以法他聽見了，就立心要尋回約櫃。大衛真是有頭懸梁，錐刺股的決心；但他不是着意功名——他向耶和華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許願：“我必不進我的帳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；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；直等我我耶和華尋得所在，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。”這決定，是不眠不休，惟把神的事工放在首位！

大衛以為神的子民得安息了，神的約櫃要應該安息在百姓中間；他愛慕神的話同在，表明以色列是神立約的百姓，與萬民有分別。這不像以利的二位公子，把約櫃當作好利用的“秘密武器”；也不像撒母耳的劣子們，以祭司可以弄權威，有吃祭肉的好處。大衛與他們的思想不同；他以約櫃的同在，使祭司可以根據神的話，作公義的判斷。

耶和華憑祂自己的話，誠實的起誓，堅定的立約：“我要使你所生的，坐在你的寶座上。”大衛肉身的子孫，並未能永遠坐在寶座上；而耶路撒冷的錫安山，也未能成爲約櫃安居之所。歷史記載，他們不忠心遵守主的約，所以亡國被擄，以色列不再是地理名詞。但神信實的應許，並不就此因人的不信實而廢棄。惟有那一位，就是基督耶穌(羅一:3)，祂是大衛的後裔，從耶西已被斬的根本，另發的枝條，結出果實(賽一一:1)；祂是永生神的兒子，從死裏復活了，顯明有與神相同的永遠生命，坐在寶座上施行審判(約五:27)。我們來到天上的錫安，永生神的城邑(來一二:22)；祂是大衛的角，表明有能力；是神的受膏的彌賽亞，祂要踐踏仇敵；戴冠冕，掌權統治，基督的國度，直到永遠無盡。

相信主的人，必立定心志，堅心尋求神的國和祂的義。

和睦同居

看哪！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
這好比貴重的膏油，澆在亞倫的頭上，
流到鬚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
又好比黑門的甘露，降在錫安山，
因爲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。
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

人到太空去，回頭看大地，是給藍色的星球；如果超越我們的太陽系，會發現宇宙是一片黑暗，沒有亮光。

神從天上俯視這個罪惡的世界，也不會覺得有甚麼可愛的地方。可是神愛世人，差遣祂的獨生愛子基督耶穌降世，並且釘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，“成就了和平”（西一：20），救贖該死該滅亡的罪人，與自己和好，成為祂自己的兒女，賜給他們永生，還應許給他們永遠的榮耀基業。這是何等的福分！蒙恩得救的人，同為神家裏的人，與神的性情有分，就必然得彼此相愛。曾聽得說：有人問老人家，想要甚麼。老人家總是說：“能看見你們弟兄和睦，比甚麼都好！”這就是“和為貴”！神看到祂奇妙的傑作這樣完成，就滿意的讚嘆：看哪！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

神創造的世界，本來是完美的。但從撒但來的罪，侵入了世界；致使人的心成為黑暗，與神為敵。現在有了這個光點，而且逐漸擴大，擴大。每一個罪人得救，加入這光團，神的使者，在天上就要為他歡喜（路一五：7,10）。

主耶穌對信祂得以稱義的人，就是門徒說：“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——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——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”（約一三：34,35）

使徒約翰把主的命令，向門徒申述：“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裏面；神也在他裏面。我們所以知道神在我們裏面，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。”（約壹三：23,24）不要看人宣稱自己如何屬靈，要看他屬甚麼靈。

漢東平思王劉宇，是元帝異母弟的兒子，幼年喪父，襲承王位，殘暴恣肆，品行敗壞。元帝想到他是至親，不立即加以處罰，曲意迴護；曉諭他的母親和傅相，叫他改過：“福善之門，莫美於和睦；患咎之首，莫大於內離。”他悔改收斂惡行，後來又發生別的罪行，幸而遇到寬仁的皇帝，顧念親情，給他知非改過的機會，得以令終。

這史實表現，人如何看重血統的關係。基督徒是蒙恩得新生命的人，同生在屬靈的家庭中，彼此之間相處，難免沒有摩擦。使徒諄囑麻煩多的教會：“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。如此仁愛和平的神，必常與你們同在。”（林後一三：11）

哥林多教會，我們或以為一無是處，乏善可陳；但使徒保羅不是一提起來就以其為可厭，常在神面前控告。他怎樣說呢？“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；又因你們在祂裏面凡事富足，口才，知識，都

全備，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，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；以致你們在恩賜上，沒有一樣不及人的，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”（林前一：4-7）你想這是說腓立比教會吧！你可不要走錯門，答案是：哥林多！你以為這是使徒保羅扯一大堆假話，來奉承那個有錢的團體吧？絕對不是！如果今天有這樣的教會，可算得上是進步了。他們熱心於各樣事工，項目繁多，但錯誤也不少。不過，保羅絕沒被搞花了眼，忽略他們的問題。但也要懂得欣賞人家的好處，看到人的好處，才會覺得可愛，才會愛人。

雖然如此，要防備破壞彼此相愛。首先指出的，就是分門別類，缺乏和平，那正是沒有愛的病徵。主耶穌肉身的兄弟雅各，應該是了解和睦相處的權威吧！他知道聖家不能有紛爭的存在。你可以想像：如果第一家庭鬧起分裂來，會有甚麼影響！但“新基要派”，就專搞批鬥分裂，吹毛求疵。雅各斷言，那不是別的，該是基因問題。雅各的望聞問切，說明病源，是不論人如何辯解，“這樣的‘智慧’，不是從上頭來的，乃是屬地的，屬情慾的，屬鬼魔的... 惟獨上面來的智慧，先是清潔，後是和平，溫良柔順，滿有憐憫，多結善果，沒有偏見，沒有假冒。並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。”（雅三：15-18）

聖經所說的“和睦同居”，不是出於人的先天的本性，後天的修養，勉強克制，忍耐；而是聖靈的引導。詩篇說到大祭司亞倫受膏的事：特製馨香的聖膏油，澆在他的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；不僅所流到的地方，而且美好的香氣，在衣服和身上，存留長久，不論到哪裏去，都帶着受膏大祭司的見證。神家和睦同居也是如此。五旬節聖靈澆灌下來，教會蒙恩，同心合意，有愛心和平喜樂的生活，凡物公用，見證主耶穌的復活（徒二：42-47）。得救的人和和睦同居，不內鬥開始；然後，“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。”

黑門山在利巴嫩與以色列北境（“這黑門山，西頓人稱為西連，亞摩利人稱為示尼珥”見申三：9），高約九千四百呎。北風吹來的濕氣，使耶路撒冷的錫安山，可得雨露滋潤。神家的和睦，可以得神賜福，使教會蒙恩，還延及周邊的人；紛爭混亂，不是聖靈工作的條件。

作為以色列受膏的王，卻不在神子民見證的軍中，是可悲的事。大衛不跟掃羅爭王位，被追逼到投靠非利士人地。他們的領袖亞吉，發現沒有理由不收容他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；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。自從你投靠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見你有甚麼過失；只是眾首領

不喜悅你。...”又說：“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，如同神的使者一般...”（撒上一九：6-10）從外邦人口中，發出這樣的評語；不僅超越“世紀之音”，要等近千年之後——也是從外邦人的口中，羅馬駐猶太的巡撫彼拉多，作出類似的宣告（路二三：4）。這才是見證！不過，那是指着耶穌說的。理由相似——只因祂是王！只因祂要和睦，不要戰爭（約一八：36）。站在他面前的人，如同羊在剪毛的人面前無聲，顯然不是猶太人傳統的“彌賽亞”型造反的，與“造反殺人”巴拉巴不是同類（路二三：23-25），不可能是反抗該撒的，要掙脫羅馬的軛。看，連猶太人也不要這樣的領袖！

這應該是基督徒的唯一見證。

祝主賜福教會，在愛裏蒙恩進步。

夜間事奉

耶和華的僕人，夜間站在耶和華殿中的，

你們當稱頌耶和華。

你們當向聖所舉手，稱頌耶和華。

願造天地的耶和華，從錫安賜福給你們。

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

這是一章特別的禱告，為在聖殿中事奉者的禱告。赴耶路撒冷守節期的時候過去了，喧鬧漸漸歸於平靜，群眾各人賦歸去來；但事奉的人，卻必須留在那裏。

在夜間，他們仍然要事奉。

你們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晝之子。我們不是屬黑夜的，也不是屬幽暗的。所以我們不要睡覺，像別人一樣；總要做醒謹守。因為睡了的人，是在夜間睡；醉了的人，是在夜間醉。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應當謹守。（帖前五：5-8）

基督徒根本的問題，起因於“像別人一樣”，就是失去了立場，也就沒有甚麼事情不能作。所以聖經說：“不可嫉妒惡人，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。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，正直人為祂所親密。”（箴三：31, 32）這樣，把屬主的人放在一個更高的水平，是事奉的基本要求。

我們看見，事奉主的人不是另一行職業，也不是一行高尚的職業，是甘心奉獻的，樂意犧牲的，不是要得人欣賞。他們向聖所舉手，不是向人伸手；稱頌神，不是稱頌人，得人的喜悅。他們為神的子民祝福，也應該得神的子民祝福。他們的工作，是人看不見的工作。白天有人到聖殿來獻祭，可以與他們分享祭物；但黑夜沒有人來，人看不見，也得不到人的稱讚。誰曾想到他們的孤單？誰關心那些事奉的人？

知道所事奉的對象

他們不是拜星，是事奉耶和華。

古時的人缺乏科學知識，對天上的星宿有好奇心；不同文化中，都迷信天象；因此，先遠後近，最先發展的是天文學；最後發展的才是心理學及社會學。只有聖經律法，自始就禁止崇拜天象。今天仍然要謹慎的，不可有“崇拜明星”的心理和行動，因為我們所事奉的乃是神。“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？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？”（林前四：7）所以教會不是要看人的，也不是要給人看見，不論甚麼時候，白天或是黑夜，有人看見，或沒人看見，總是要盡自己的職分。

看守祭壇

祭司要負責看守祭壇，每天在上面加柴，“從晚上，到天亮，壇上的火，要常常燒着...在壇上必有常常燒着的火，不可熄滅。”（利六：9-13）聖殿的壇上，不僅要有火，還要常常點着：“要心裏火熱，常常服事主”（羅一二：11）。

壇上的火，是“聖火”，不是凡火。以色列人在曠野照神的吩咐建立會幕，摩西為人民祝福。壇上有獻的祭物，有柴，只是沒有點火。“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，在壇上燒盡燔祭和脂油。眾民一見就都歡呼，俯伏在地。”（利九：24）從此，這火種保存下來，作為事奉的“正統”。

所羅門照神的旨意，建造了聖殿，“所羅門祈禱已畢，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，燒盡燔祭和別的祭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。”（代下七：1）見證是神的悅納和同在（*Shekinah*）。

可是，在神的事工上，總會有旁門左道出現，表現得更熱心的“凡火”（利一〇：1）。看來有熱，也有鬧，可是火種不同，不能得神悅納。

經理金燈臺

聖所裏沒有窗子，要每天在金燈臺上，點着橄欖油燈。

耶和華曉諭摩西：“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你，使燈常常點着。在會幕中法櫃前的幔外，亞倫和他的兒子，從晚上，到早晨，要在耶和華面前經理這燈。這要作以色列人永遠的定例。”（出二七:20,21）

金燈臺有七個杏花枝子，表明神的預言；橄欖油，是出於聖靈的預言，才可以照亮神子民的道路，使世人看見他們的好行為，歸榮耀於天上的父。不過，燈臺的燈芯燒久了，燈花結蕊，聽來雖然有詩意，但不能發光，漸趨於昏暗。所以必須用蠟剪修剪，以保持其光亮（出二五:31-40 三七:23）。

陳設餅

祭司的職任，還要經管陳設餅：“取細麪烤成十二個餅...在耶和華面前精金的桌子上；又要把乳香放在每行餅上作為記念。這為以色列人作永遠的約。”（利二四:1-8）這是神子民的見證，每七日更換，撤下來的餅，才作祭司食物。

十二餅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，神的子民應在生活上有良好行為，見證神的榮耀。

以利的兩個兒子，顯然沒有盡到作祭司的責任。“當那些日子，耶和華的言語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”（撒上三:1）殘燈未熄滅，但餘光不亮。神的僕人要及時投入事奉，使主的事工發揚光大。各人的恩賜或有不同，工作或有不同；相同的是“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”（林前四:2）

祝主的僕人，記得為神家忠心，也願神家記念主的僕人們，共同蒙恩。黑夜終將過去，白晝必然來臨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